

大衣柜抽屉里找出来。塑料文件夹和五年前一样新。

国际商用心理服务终端中国分部——A67型，2202年最新款，连保质期都没过。产品手册封底印着国际商用引以为傲的回收条款：五年期满后，公司人员上门回收旧机器，客户花原产品40%的钱便可得到新型号机器。

高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第一个放弃如此优厚条件的傻瓜。没人能在拥有首台R医生后戒掉它，除非——

阿毛表示，为这么点小生意上门一趟，完全是看在哥们儿的面子上”。他们同在南科大机电系读过书，毕业后各奔东西。直到高斐结了婚搬进这个社区，才发现当年班上的高材生在干倒高科技破烂的买卖。

“你别奇怪，说不定我攒得比你多。”阿毛伸开五个指头；而且我这两年学到的东西海了去，现在市面上很少有我没摆弄过的电子玩意。”

正聊着，有人给阿毛打手机，要他去看一架2196年出的索尼家务机器人。

他骑上三菱一溜烟走了，高斐还真有点羡慕。

“我没收过这玩意。”阿毛蹲下身子敲敲A67；我说你干吗不去公司换个新的？我听说过他们的折旧条款，挺划算的。”

高斐摇摇头；能给多少给多少。”

“真的，叫我卖给谁去啊。”阿毛站起来把手塞进屁股后的裤兜里；这样吧，先放在我那儿。700块，我也不占你老同学的便宜。行不？”

高斐没意见，于是瞧着他抱走了小电视似的R医生。出门前阿毛回头问：晚上意甲联赛，你家还是我家？”

床头柜上空荡荡的，高斐打算把电话和龟背竹挪过来。现在这个家里完全看不出曾有另一个人生活过的痕迹。彩君临走前花大半个晚上收拾了她的衣服和零碎杂物，装满了好几个真空箱。他提出要帮她把东西送到楼下，她一脸尴尬地说“他”的车就在下面。门关上后他发现她忘了平时最珍爱的一件东西：R医生。也许是有意的，谁知道呢。她从此有了自

己全职24小时服务的心理医生，还会在乎一堆用齿轮和弹簧组装成的机器不成？

他记得2202年初的时候是彩君提出要买R医生的。她和大多数在富裕家庭长大的女孩一样，很早就有了固定的心理保健医生。高斐见过，是个白白胖胖的老头子，穿花呢外套，风度翩翩。彩君笑过他的嫉妒，人家都67岁啦。高斐说关键不在这里，我不喜欢外人知道我们的私生活。彩君看他的神情就像他认为在医院里脱衣服体检很害羞似的。

那年五一，彩君拖他去新世界商城购物，底层大厅正举行买100返120的促销活动。

“先生小姐，了解一下吧。国际商用的新产品。”经过电器部时有小姐送上宣传单。

他接过宣传手册。作为一个微电子技师，高斐很熟悉国际商用的民用机器人系列，是返修率很低的好牌子。

“您的生活中是否有无法向人诉说的烦恼和痛苦？您是否担心自己的秘密被人利用？您是否想得到最权威的建议以解决对于您十分重要的某些小问题？”——一连串设问句后，当然是推销A67，个人心理服务终端的2202最新款。

他对这种东西向来缺少兴趣。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，一个男人决可不向人哭诉；今天上班又是我去复印部跑腿，老王也是初级职员，怎么他不去！哪怕面对一台计算机也不行。

可他们还是买了，彩君说“她们”家里都有了。“她们”指的是和高斐同等级别的技师的妻子们。这句话足以构成家庭经济学上的充分不必要条件。

让高斐掏出信用卡的另一个理由是一台R医生的价钱和彩君每年付给她的“精神健康顾问”的钱相比并不算太惊人，也省了她每月几次半夜两点起床去赶心理门诊的预约。那白胖老头的时间表排得比城市空气管道修理工还紧。

当然，后来彩君还是去看真人心理医生，用她的话说：“这个和那个不是一回事。”

高斐笑笑，他知道在“她们”的圈子里，定期去拜访心理门诊是种身份的标志。只有心灵高贵脆弱的女士才需要特别呵护。古怪的风尚，不过女人嘛，以前还流行泡美发馆呢。